

具身智能

身体为何不是附件

克里斯托弗·彼得卡 与 布丽吉特·布雷特尼茨 合著

科隆，2026年7月



人与机器由同一种材质构成——沿着唯一一道发光的缝合线相连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在观察人们谈论机器的方式——我们一个来自未来学研究，一个来自舞蹈。而我们几乎总是犯同一个错误：把智能当作一种可以倾倒转移的物质，先装在头脑里，再装进代码，最终装入机器人。在这个叙事中，身体只是容器，只负责搬运那件真正要紧的事——思考。

我们认为这是错的。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一年比一年强大，这个错误正变得愈发危险。

具身智能是我们提出的相反构想。这一概念主张：智能并非被灌入身体，而是首先通过具身才得以生成。凡是请舞者演绎过“恐惧”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——发生的并不是一次先行计算、随后译入肌肉的过程。那是一种身体的记忆，一种栖居于肉身、无法被规则彻底化解的知识。我们轻蔑地称之为“直觉”，而它其实是我们所知最高形态的智能之一：情境性的、直接的、不可重复的。

这一洞见并不新鲜。它从梅洛-庞蒂的“活的身体”，经由生成认知论，一直延伸到罗德尼·布鲁克斯那句“无表征的智能”。新的是我们说出它的时机——因为此刻有三股宏观趋势正在交汇。

三股宏观趋势

I 人工智能

大模型已经证明：智能之物可以被描述、被映射为模式并被再生产——不只是语言，还日益包括判断、审美与决策。长久以来被视为不可还原之人性的东西，正在变得可建模。

II 机器人技术

它以机械方式使智能具身：软件置入被制造出来的人形装置。令人印象深刻，但那道古老的分割依然存在——这边是精神，那边是硬件。

III 人机融合

这才是真正的断裂。人工智能模型的信号被直接输入人体：肌肉之所以运动，是因为机器“知道”这个动作，而人从未练习过它。

你会突然能弹奏一件从未学过的乐器、跳出一个从未练过的舞姿、说出一种从未习得的手语。这不是比喻——是身体上的事实。

几个月来始终萦绕我们的愿景正在于此：**从想象直达执行**。在那种状态里，念头直接成为实现，中间不再有重重障碍——不必再绕行语言、指令与经年累月的练习。手臂上的电极贴片只是这条路上的辅助工具。目标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：想象力毫无阻碍地生效。这既令人着迷，也亟需责任——因为这种能力，如同任何能力，同样向滥用者敞开。因此，与欣快同行的必须是清醒：规则、伦理、一个文明的框架。没有它们，事情就会失控。

具身智能是我们对“人在这场融合中将变成什么”这一问题的回答。它挪动了争论的位置。通常的问题是：人还是机器——谁更强？这是错误的问题。因为智能并不显现于它所出自的基质，而显现于它所借以现身的表达。竞争让位于协作：人工智能作为共同作者，身体作为舞台——机器的提议在其上变得鲜活、脆弱、可供解读。这不是人的投降，而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重新发现——就在人类世之中，就在技术化之中。

智能并不显现于它所出自的基质——而显现于它所借以现身的表达。

为了不让它止于理论，我们要检验它。**ODILE**——我们在编舞与人工智能交汇处的研究项目——正是这场检验的现场。一部舞蹈剧场作品：一半编舞由人构思，一半由机器构思，并由同一具身体舞出。观众应当无法分辨。这是一场智能的盲品。若能成功，命题便得到了证明——不是在论文里，而是在身体里：具身智能不是一种状态，而是一个事件，每一次都是全新的。

我们相信，系于这个概念的远不止一个学术问题。我们正在决定：把即将到来的融合叙述为一场丧失，还是一次扩展。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。

克里斯托弗·彼得卡 与 布丽吉特·布雷特尼茨

科隆，2026年7月

作者

Brigitte Breternitz

编舞 · 艺术总监

编舞家、舞者与形体导演——逾25年活跃于大型舞台、剧场、电影与电视。科隆／柏林。

Christopher Peterka

未来战略学者 · 人工智能

未来学者、企业家与战略顾问。与智库 gannaca 一同工作于人、组织与机器的交汇处——足迹遍及55个国家。

我们把这一命题 带上舞台。

具身智能并非众多演讲选题之一——它是同时触及文化、技术与商业的那个问题。我们以双人组合出场：一位拥有25年舞台经验的编舞家，一位带领组织穿越二十年技术断裂的未来战略学者。两种视角，一个论证——以及一个**正在生成的现场证明**。面向艺术节、大会、论坛、媒体编辑部与播客。

语言：德语、英语 · 常驻科隆／柏林，可国际出行 · 双人或单独 · 费用视形式与场合而定——对于策展型艺术节与文化机构，我们总能找到办法。

主题演讲、圆桌与访谈邀约： peterka@gannaca.com · <https://embodiedintelligence.art/zh/essay/#speaking>